



困于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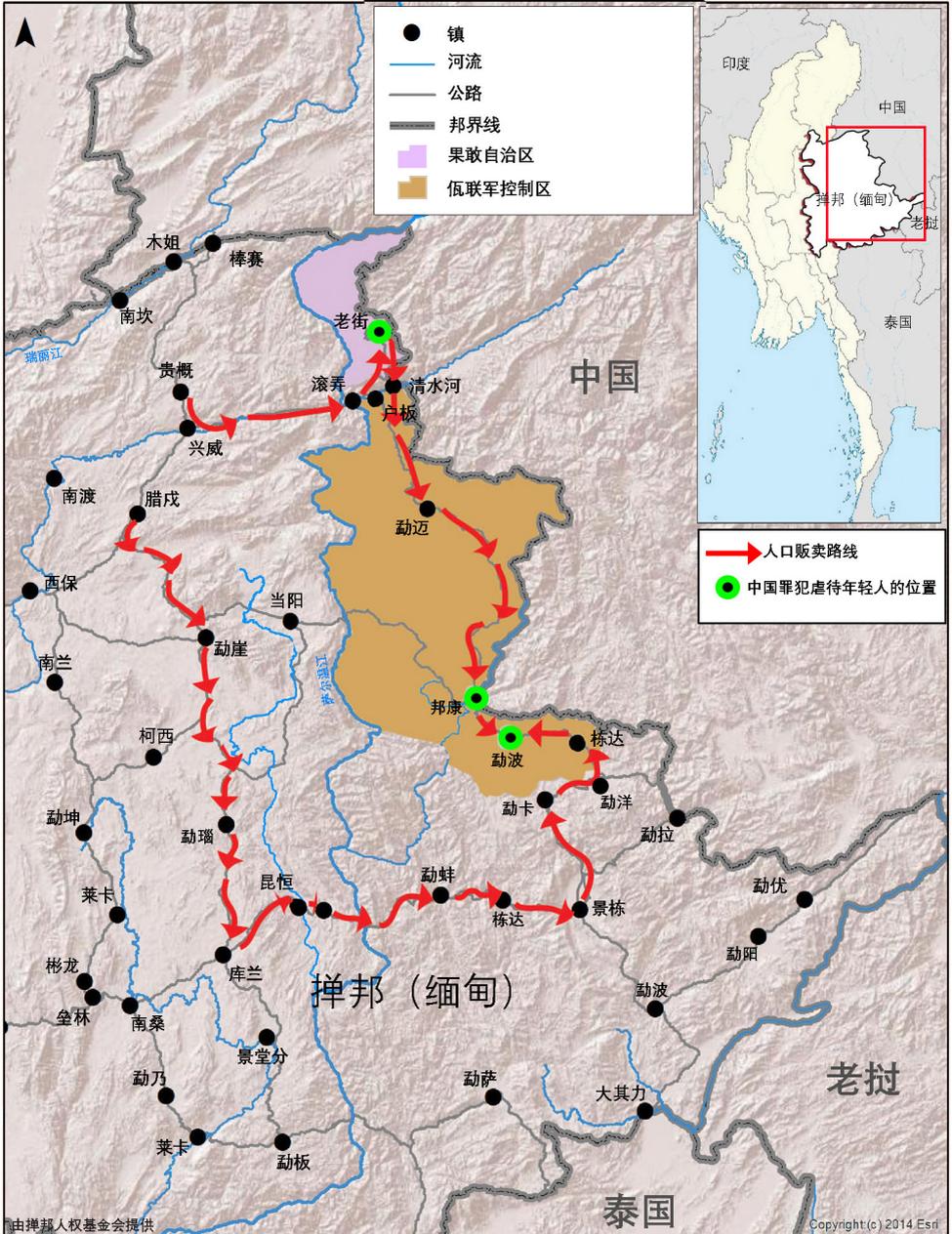
自2021年缅甸政变以来，
中国犯罪团伙在缅甸掸邦
东北部贩卖、奴役和折磨
青少年

2023年10月



掸邦人权基金会

掸邦东北地区的人口贩运路线



摘要

本报告基于对被贩卖到缅甸掸邦东北部果敢和佤族地区，被迫参与中国犯罪团伙网络诈骗、在线赌博和色情行业，并遭受严重虐待的三名年轻女性和两名年轻男性受害者的采访。

这些经历发生在2021年2月军事政变之后，四名受访者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因政变而中断。参与公民抗命运动的三名前学生和一名护士不得不寻找工作，最终被贩运到了佤邦联合军（United Wa State Army，简称佤联军）控制的邦康镇（Panghsang）和勐波镇（Mong Bawk）。他们被迫在网上诈骗他人、为中国犯罪团伙提供性服务，参与制作网络色情视频。当她们反抗时，他们遭到肉体折磨，女性甚至遭到性侵犯。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她与妹妹的经历。她自愿到果敢老街（Laukkai）的一家在线赌场工作。然而，在她们工作期间，她的妹妹被指控挪用资金。无力偿还后，她被中国雇主及同伙轮奸，后跳楼自杀。

被贩卖的受害者需要支付高达3万元人民币赎金才能换取自由。其中一名受害者在家人支付赎金后获释。另外两人通过另一名受害者的家人利用与佤族邦当局的关系获释。还有一名受害者在运送过程中成功逃脱。然而，至今尚未将施虐者绳之以法。

这些证词清楚地表明了犯罪团伙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两起案件中，当受害者家属联系佤联军腊戍办事处寻求帮助时，犯罪分子提前收到通知逃跑，或在“突击搜查”前将受害者转移到他处。老街的网络诈骗中心明目张胆地由与政权结盟的果敢民兵部队守卫。

被迫参与勐波镇网络诈骗的受害者透露，他们使用的是缅甸军方所有的Mytel网络，该网络是北部佤邦地区唯一的缅甸电信服务。这引发人们的质疑，为何拥有广泛监控能力的缅甸国家行政委员会政权无法通过旗下电信网络打击涉嫌的网络犯罪。

掸邦人权基金会（SHRF）呼吁果敢和佤邦当局停止勾结和保护犯罪团伙，同时呼吁中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追究其公民参与这些活动的责任。

掸邦人权基金会还呼吁越南调查掸邦东北地区Mytel网络上的网络犯罪情况，越南国有企业 Viettel 是 Mytel 的合作伙伴。

目录



摘要 2

人口贩卖和虐待的目的地 6

- 佤联军控制的掸邦东北地区 6
- 果敢自治区 8

人口贩卖的推动因素：2021年政变后的教育中断与失业 8

贩卖的招募方法 9

人口贩卖的运送路线 9

剥削和虐待的类型 10

- 被迫参与在线色情活动 11
- 性奴役 11
- 轮奸 11

获释的方法 12

- 支付赎金 12
- 联系佤联军 12
- 逃生 12

与当地政府勾结 13

- 犯罪团伙位于城镇中心 13
- 犯罪分子提前收到警报 13
- 地方民兵守卫犯罪场所 14

利用Mytel电信网络进行网络犯罪 15

幸存者的个人证词 16

- 佳潘 16
- 赛艾和早早 21
- 媛媛 17
- 森森 31

结论 35

人口贩卖和虐待的目的地

佤联军控制的掸邦东北地区

报告中的五名被贩卖受害者最终落入缅甸掸邦东北部的邦康镇和勐波镇的中国犯罪团伙手中。这些地区由佤联军控制，自1989年起与缅甸军方签订停火协议，享有自治权，并拥有独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

邦康镇位于中缅边境，是佤联军队的首府。该镇曾是缅甸共产党的丛林总部，并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缅甸军政权允许佤联军自由扩大其经济利益，包括开设赌场。这些赌场过去主要迎合来自中国的赌客，但近年来逐渐转向在线运营。

勐波镇位于邦康镇以东约25公里处，这里原是一个以拉祜族和掸族为主的农村。然而，自2015年以来，在中国的投资下，佤联军队旗下的金华公司将此地彻底改造成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城镇。

下图是佤联军电视频道的宣传视频¹，讲述了勐波县经济开发区如何从“空地、休耕地”上建起。但实际上，新城镇建在强征当地村民的农田和房屋上²。



来自佤邦频道宣传勐波镇的视频截图

¹ <https://youtu.be/ZMciyaRKnJs>

² <https://english.shannews.org/archives/16507>

果敢自治区

那位被中国老板轮奸并自杀的年轻女子受雇于果敢自治区首府老街的一家网络赌场。

1989 年停火后，老街发展成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MNDAA) 统治下的繁荣赌场小镇。2009年，同盟军的分裂派与缅甸军方联手推翻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组建了边防部队。如今，缅甸国家行政委员会政权和果敢边防部队共同管理果敢自治区。

人口贩卖的推动因素：2021年政变后的教育中断与失业

本报告中的贩卖经历直接来自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军事政变扰乱教育或就业的年轻人。

政变发生时，其中三名青年人是学生。“佳潘”（报告中使用姓名的均为化名）是一名高中生，她参加了反政变抗议活动，并在 2021 年 6 月学校重新开学时拒绝返校。在父母要求她复学的压力下，她决定找工作，结果被贩卖到了佤邦地区的在线色情行业。

政变发生时，赛艾 (Sai Aye) 和早早 (Zaw Zaw) 是大学生。由于不愿在军事统治下学习，他们开始在腊戍的一家移动电话公司工作，但低廉的工资促使他们到佤邦地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随后，他们被骗去做网络诈骗。

媛媛曾在仰光的一家政府医院担任护士。政变后，她加入了公民抗命运动并参加反对军政府的街头抗议活动。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开始后，她搬到掸邦北部的亲戚家居住，但遭到当局追捕，最终逃到丛林中与一支抵抗组织共同生活。由于无法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她试图在佤邦地区找一份护士的工作，但被贩卖为性奴。

人口贩卖的招募方法

其中三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应聘。佳潘在微信上回应了一则招聘会讲中文在老街酒店工作的广告。赛艾和早早回应了脸书上的招聘广告，该广告招聘要求具备基本英语能力和电脑操作能力的男性，在彭康镇的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工作，月薪高达 200 万缅元。

媛媛则是一名在老街工作的熟人向她提供了一份在邦康镇做护士的工作，月薪 2000 元人民币。

人口贩卖的运输路线

访谈案例中的三名年轻人通过网上招募后，被要求前往掸邦北部城镇，并由中间人安排他们和其他受害者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最终抵达佤族控制区。

佳潘被要求前往贵概 (Kutkhai)，在那里她和另一位正在找工作的朋友遇到了一位来自腊戍名叫阿山的男子。阿山开车送她们到老街，在那里她们与另外三位来自掸北的女性住进一家旅馆。在老街，她接受了一次新冠病毒检测，然后等了三周都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之后，有人告诉她，在佤邦的邦康镇可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于是阿山开车送她和另外两名女性前往邦康镇。短暂停留后，她们又前往了勐波。在那里，几位女性在公寓里隔离了两周。阿山随后接走佳潘，并将她交给经营在线色情业务的中国犯罪分子。

赛艾和早早被要求先去腊戍。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马努的女性。他们在腊戍等了四天，然后与来自蒙育瓦 (Monywa)、马圭 (Magwe) 和沙耶瓦底 (Thayarwaddy) 的另外四位年轻人一起被送往景栋，又继续向北到了勐波，在经过一周的新冠肺炎隔离后，被带到了工作地点。

媛媛是唯一一位不是通过网络招募的受害者。她自行前往景栋，抵达后遇到熟人。熟人带她去了佤邦的邦康镇。入住旅馆后，熟人介绍了一位缅甸华人，该华人提供了一份护士工作，月薪2500元人民币（约350美元）。媛媛同意了。但后来发现，她被熟人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该华人，而华人又以4000元将她卖给了网络诈骗犯。

剥削和虐待的类型

被迫进行网络诈骗

赛艾和早早到达勐波镇后，被一家名叫华龙（音译Hua Long）的中国公司骗去，并签了为期六个月的劳务合同，他们以为这是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里工作是进行网络诈骗，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利用亚洲女性的诱人照片欺骗西方国家的个人，与他们进行在线聊天，并说服他们投资一个虚假的加密货币网站。一旦投资者投入资金，该虚假网站就会关闭。他们每天的诈骗目标是三个人。

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从北京时间早上8点到午夜12点。他们受到严密监控，如果未达到诈骗目标，将会扣除相应的工资。

这两名年轻人并不想参与诈骗，他们打算待满一个月拿到一个月工资（3000元）后离开。然而，三周后，当他们通知雇主计划月底离职时，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无法离开。当他们未达到诈骗目标时，他们遭到会说中文的保安的体罚，如提着5升的水桶跑步。

几天后，他们坚持要离开，公司经理向他们每人索要12000元的费用，并将他们与另外8名想离开的员工锁在一个房间里。他们被要求给家人打电话要钱，但当他们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时，却遭到手铐和橡皮棍的殴打。更残酷的酷刑还要一口气喝两升水、被电棍电击。

被迫参与在线色情活动

高中生佳潘原以为自己会在一家在线赌场工作，却被以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在勐波经营在线色情生意的中国人。意识到工作的性质后，她试图拒绝，却被告知如果不想工作，就得偿还3万元人民币。她被关押三天后，保安人员将她脱得只剩下内衣，并殴打和电击折磨她。之后，她又被关在没有食物的厕所五天，每天遭受电击，直到同意工作。

第一周，佳潘被迫拍摄裸照，这些照片将在网上出售。然后，她被告知要拍摄性爱视频。当她反抗时，遭到保安的殴打，并用绳子将她捆绑在床上。然后她遭到三名男子的性侵，同时，还殴打和电击她，所有这些都录像下来。她回到房间又被铐在床上以防逃跑。一周后，她再次被强奸，这次殴打更残酷，并向她泼冰水。这种可怕的折磨持续了约两个月。

性奴役

参与了公民抗命游行的护士媛媛以为被聘为护士，结果却被在邦康镇中心经营在线诈骗生意的中国人当作性奴。

她通过翻译得知工作真相后，试图离开，却被告知必须支付1万元人民币。随后，她遭到翻译和另一名男子性侵。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被囚禁起来，每天晚上都遭受多次性侵。当她试图逃跑时，保安用电线和皮带抽打她。

轮奸

年轻女子努努在老街的大英（英译Ta Ying）赌场担任会计，被无理指控贪污6万元人民币。她与姐姐森森一起被拘留在老街市外的办公楼，该办公楼是公司的网络诈骗中心。努努被勒令一周内偿还钱。五天后，努努被老板叫到老街福利来酒店的房间，被老板和三名中国男子强奸。努努受到了严重创伤，三天后从四楼跳楼自杀。

获释的方法

支付赎金

佳潘被迫参与在线色情视频近两个月后，联系父母求助。她告诉他们，公司索要3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禁止向缅甸或佤邦当局求助，否则将被转移到中国境内。随后，公司安排她的父母到勐波接她。在一家餐馆，公司经理和三名保安将她交出，以获得12000元讨价还价的现金。她的父母将她带回家，不敢通知当局。

联系佤族联合军

赛艾和早早与其他七名年轻人一起向老板表达退出网络诈骗公司的意愿后被关押起来。并被告知要离开的话，每人必须偿还12000元人民币。随后，他们获准给亲属打电话筹集资金。幸运的是，其中一名女性的父母认识掸邦军团，并成功联系到佤联军腊戍联络处。佤联军突袭了关押这些年轻人的大楼，而公司经理和其他员工事先得得到通知，带着电脑提前撤离。佤联军将这几名年轻人拘留在邦康，直到他们的父母来接他们。缅甸反拐警察带着他们的父母一同来邦康，并护送他们离开佤邦。不过，每个家庭须向缅甸警方支付30万缅元，并向佤邦联军2000元人民币，以支付救援过程中的费用。

逃生

被迫成为网络诈骗集体性奴的公民抗命运动护士媛媛与另外三名女子（她们都被迫成为性奴，并被关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在被车辆从邦康运送到勐波的途中幸运逃脱。

在媛媛向家人求助后，她的哥哥与佤联军驻腊戍联络处取得了联系，而绑架她的人似乎得到了消息，并在突袭前将四名女子从邦康的住所撤离。她们被告知将被卖到勐保去做性服务。

这些女性被分乘两辆车运送。在前往勐保途中停下来吃饭时，媛媛和另一名女子假装去洗手间，并设法溜出了拥挤的餐厅。另一名会说中文的女子联系了司机来接她们并带她们去景栋。尽管她的父母希望她向军方自首并回家，但她还是决定越过边境前往泰国。

与当地政府的勾结

根据受访者的证词，可以推断佤邦和果敢的地区政府纵容犯罪活动，甚至包庇犯罪分子。

犯罪集团位于城镇中心

地图显示，将受害者贩卖到佤联军控制区的犯罪企业位于邦康和勐波镇中心。囚禁妇女并逼迫其成为性奴的网络技术诈骗公司位于邦康镇中心的市场附近；勐波的其他犯罪集团则分布在镇中心区的高层建筑中。

这些集团都由中国人经营，未经官方许可（和财务合同），他们不可能在佤联军的控制区运营。因此，如何没有官方的默许，他们不太可能在镇中心租房并进行犯罪活动，包括实施系统性的酷刑和虐待（邻居们都知道）。

犯罪分子提前收到警报

在两起家属向佤联军腊戍联络处求助的案件中，在对中国罪犯采取任何行动前，他们就已经收到信息。在救助赛艾和早早的案件中，中国网络诈骗团伙连同设备，在佤联军警察‘突袭’并解救被拘留的10名年轻人的前一天，就搬走了。

在媛媛案件中，中国诈骗团伙利用她和另外三名妇女作为性奴隶，并将她们从邦康转移到勐波。如果她不逃跑，根本不可能找到她。

地方民兵守卫犯罪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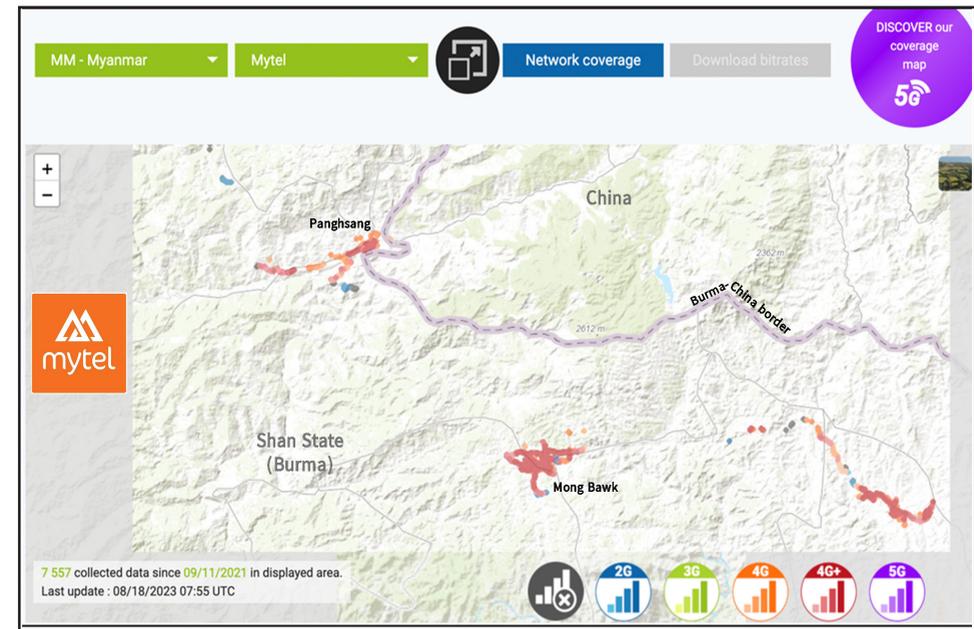
森森回忆说，她的妹妹努努在老街被雇主轮奸后自杀。当时关押她们的网络诈骗公司由身着果敢民兵制服的民兵看守。这些民兵目睹了努努的自杀，公司员工前来收尸时，这些民兵也在场，随后员工用枪威胁森森不许透露发生的事情。

果敢民兵是缅甸政府军为维持对果敢特区的控制而组建和武装的地方部队。这表明果敢民兵公开参与犯罪活动。

利用MYTEL电信网络进行网络诈骗

被困在勐波被迫参与网络诈骗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的是 Mytel 电信网络，该网络是掸邦东北部佤联军地区唯一可用的缅甸电信网络。以前，邦康和勐波的居民依赖中国的电信网络，但自从四年前 Mytel 将其网络扩展到该区后，大多数人都改用 Mytel 网络。该网络由越南国有企业 Viettel 和缅甸军方的商业集团缅甸经济公司 (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 合资经营。

鉴于缅甸国家行政委员会政权直接控制 Mytel，并拥有广泛的监控能力，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他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打击佤邦地区广泛使用其网络进行网络犯罪的行为？



Mytel电信网络覆盖邦康和勐波的状况

from <https://www.nperf.com/en/map/MM/-/137098.Mytel/signal/?ll=22.05973224063841&lg=99.28457379341127&zoom=11>

幸存者的个人证词

佳潘

佳潘，女，克钦族，今年19岁，来自掸邦北部的南坎。2021年军方发动政变，佳潘还在上高中。然而，当缅甸军政权国家行政委员会指示学校2021年6月重新开学时，佳潘选择参加非暴力反抗运动拒绝返校。

尽管参加了反政变运动，佳潘的家人仍坚持让她复学。为了摆脱持续的压力和与家人的争吵，佳潘决心离家找工作。

2022年6月，佳潘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让她萌生联系并申请的念头。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积极寻找工作。我的主要目的是离开家，因为家人坚持让我参加第二年的预科考试。他们希望我参加在线补习和备考班，但我对参加考试毫无兴趣。因此，我决定离家找工作。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要求应聘者在老街工作并懂中文。我联系了一个叫阿山的人，他来自腊戍，他告诉我还需等一段时间，因为他还在召集其他应聘者。这份工作涉及在酒店工作，雇主会为我们支付旅费。他让我到指定地点去，”佳潘解释道。

2022年8月，联系人阿山与佳潘取得联系，建议她接种政府提供的新冠疫苗。随后，指示她于2022年8月27日下午2点在贵概的Aung Chan Tha餐馆见面。

2022年8月27日，佳潘与朋友路路（Lu Lu，也在找工作）通知父母，他们准备去腊戍。离开家后，她们乘坐出租车前往贵概，又从贵概出发前往老街。

当天晚上8点，她们到达了老街，并与另外三名来自腊戍、当阳和南扎拉普镇的妇女一起入住了一家旅店。

“27日晚，我们到达老街。阿山安排我们和其他从腊戍等地方来的人入住旅社。我们一共八人。第一天，阿山提供了方便面和点心。

他告诉我们需要去做新冠病毒检测。并第二天带我们去老街郊区的诊所进行检测。之后，阿山解释说，疫情爆发导致老街的工作机会减少。但是，佤邦地区有很多工作机会。他问我是否想去那里。凭借我的中文技能和教育背景，我同意了，并期望能在赌场找到一份工作。和我同行的朋友路路，她的中文水平有限，决定留在老街寻找工作机会，”佳潘回忆说。

2022年9月下旬，在老街逗留了三周后，佳潘和两名来自腊戍的年轻女性以及中介阿山一起踏上了前往勐波的旅程。佤联军因新冠疫情封锁了包括邦康在内的整个佤邦自治区，但她们按照阿山规划的路线进入了该区。

在邦康短暂停留后，佳潘2022年9月30日抵达勐波。她在公寓隔离了14天。10月15日，中介阿山接佳潘，并带她到勐波市场附近一栋大楼，将她介绍给了雇佣她的一名男经理和一名女经理助理。两人都是中国人。

从那天起，佳潘的噩梦开始了。阿山以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她卖给了从事网络色情制作和传播的公司。

“阿山离开后，经理助理把我领到宿舍房间，说第二天再和我讨论工作性质。我和一名中国女子住在一起，她问我是聊天还是做模特。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在网络赌场，就回答是聊天。我不知道自己被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业。第二天早上，经理助理和另外两名男子来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告诉我说：‘你又漂亮又年轻，应该去当模特。我困惑地问他们是什么样的模特。他们给我看了一些裸体女孩的照片，其中一些女孩还被绳子绑着。他们告诉我，我必须拍摄类似的照片和视频。我说我不想拍，并表示想回家。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被卖到这里了，如果想回去，需要支付3万元人民币。我恳求他们，要求联系我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给了我三天时间考虑，但把我关在一个空房间里，只提供一顿腌菜拌饭，”佳潘说。

在被关押的三天里，佳潘试图联系阿山和朋友路路。但无法联系上他们。佳潘不愿与家人联系，告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因为她觉得自

己要对离家出走负责。

“在那三天里，他们没有没收我的手机。我试图联系阿山，但他的微信屏蔽了我。我还联系了陪同我的朋友路路，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为自己被卖到这种境地而深感羞愧，因此迟迟不敢向其他朋友求助。离家出走是我自己的决定，父亲没有能力支付我出来的赎金。我害怕给家人增加负担，我没有向他们求助。在被关押的那三天，我绞尽脑汁，但不知该怎么办，”佳潘说。

被关押三天后，经理、经理助理和三名保安（会说汉语的佤族人）来到佳潘的房间，要求她做出决定。她解释说，她无法给予赎金，但不想从事这样工作。经理坚持要她工作，因为已经在她身上投资了。他们威胁说，如果拒绝，就向当地警方举报她欺诈。在报警前，经理警告说要教训她，并命令保安强行脱掉她的衣服。

佳潘接着叙述：“保安强行扒光了我的衣服，没收了我的手机。他们人太多，我根本无法反抗。我身上只剩下内衣。经理开始扇我耳光，而两名保安则用电击棒折磨我的全身。折磨结束后，女助理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想再受到伤害，我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并说一旦我偿还了他们的费用，他们就会释放我。我满心恐惧，无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之后的五天，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厕所，不让我吃饭。当他们早上给我送饮用水时，又电击我。五天后，我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无助、寒冷、饥饿，我最终屈服于他们的胁迫，同意为他们工作。”

第二天，女助手把佳潘带到化妆间化妆。准备就绪后，带她进入照相室，并在那里被迫摆拍裸照和性暴露照片。

佳潘要求归还她的手机，女助手告诉她，对她进行两周监控后会归还手机。她与两名来自伊洛瓦底江地区的女子同住一个房间。她们曾在啤酒吧和餐馆担任歌手，并通过关系自愿加入这一行业。尽管佳潘服从了裸体摆姿势的要求，但她很快就遭受了更严重的虐待。

佳潘说：“我被迫每隔一天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有些照片需要被绳子绑起来，有些则需要和另一个女孩一起摆姿势。我必须听从他们的指示。他们说这些照片会在网上出售，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网

站上。拍照一周后，他们让我穿上奇怪的衣服进入他们指引的房间，房间中有三名陌生男子。他们要拍摄我与这些男人睡觉的视频。我拼命想逃跑，但保安抓住并殴打我，用绳子把我绑起来，强迫我躺在床上。随后，房间里的三个男人又对我进行殴打、电击和性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录了下来。”

虐待之后，她回到房间，她的双脚被铐住，以防止她逃跑。大约一周后，他们在镜头前再次强奸了她。第二次，他们更加残忍地殴打她，还往她身上泼冰水。这种虐待模式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直到最后，佳潘鼓起勇气向男经理要回了自己的手机。她表示要与家人联系，并为自己的获释安排赎金。

佳潘与家人取得联系后，她向父亲说明了情况，并恳求提供经济援助以确保她获释。然而，该公司警告说，在支付 3 万元人民币后，佳潘的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通知或寻求缅甸或佤邦当局的帮助。否则，佳潘将被转移到中国境内更远的地方。

2022 年 12 月 24 日，佳潘的父母在勐波的一家餐厅与男经理和三名保安见面。并以约 12000 元人民币的缅币赎金赎回佳潘。

2022 年 12 月 26 日，佳潘终于回到了南坎。数月后，她仍在忍受着可怕经历所带来的创伤。

佳潘被关押在勐波的大致位置



赛艾和早早

赛艾，21 岁，来自西保；早早，19 岁，来自皎脉。他们在腊戍一家手机公司担任销售时初次相识。赛艾是腊戍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而早早是在曼德勒科技大学上大。他们的学业因政变中断，并不想在军政府下继续学习。

赛艾和早早于 2022 年 6 月开始在手机公司工作，月薪很低，约 15 万缅币。加上佣金，他们每月最多只能挣到 18 万缅币。这些收入仅够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摩托车汽油和每月 4 万缅币的房租。他们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天，赛艾在一个脸书群组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并分享给早早。该招聘广告的工作地点在佤邦地区的邦康，招聘职位与在线游戏相关。广告指，他们正在寻找具备基本英语技能和计算机操作能力的男性员工，月薪高达 200 万缅币。赛艾和早早对这个机会很感兴趣，并联系了对方。

2022 年 10 月 8 日，赛艾和早早是在腊戍见到一名叫马努的女士。她自称是邦康这家公司的老板代理人，并通知他们已被录用。需再等四名来自蒙育瓦和马圭的人一起于 10 月 12 日经景栋前往佤邦地区。

10 月 12 日，赛艾、早早和来自蒙育瓦、马圭和沙耶瓦底的另外四人离开腊戍前往景栋，车上共有六名乘客。他们途经莱卡、库兰和勐蚌，于 10 月 13 日抵达景栋。10 月 14 日，抵达佤邦地区的勐波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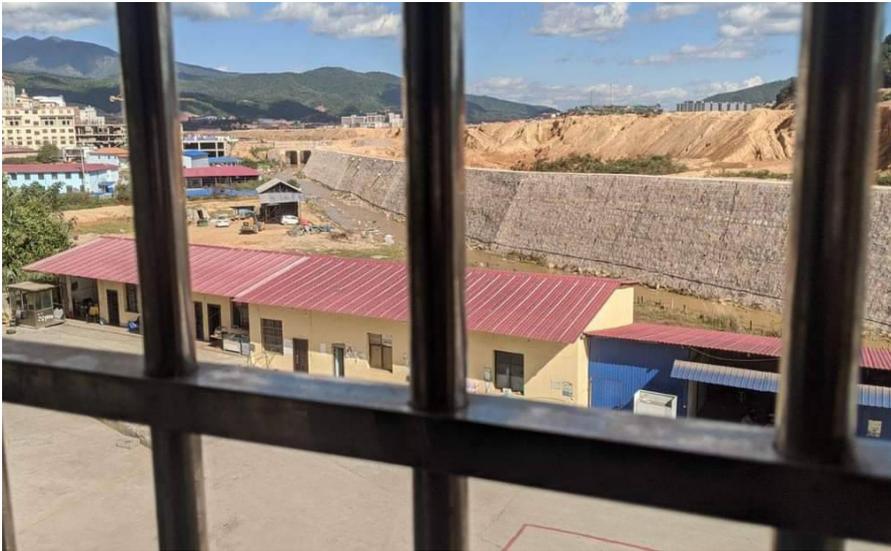
由于赛艾、早早等人最初被告知工作地点在邦康，他们询问马努为什么带他们去勐波。她解释说，总公司在邦康，在勐波的公司属于分公司。马努随后将他们留在一家酒店进行新冠病毒隔离。

一周后，马努带着赛艾、早早等人到一家名为华龙（英译 Hua Long）的公司，该公司在勐波有一栋六层高的建筑。到达公司后，他们被要求签订一份为期六个月的劳务合同，月薪 3000 元（约合

420 美元)。他们被告知有一周试用期，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可离开。马努将他们介绍给中文翻译林外（来自缅甸）后离开。

早早解释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份工作会涉及网络诈骗，缅甸语俗称“Kya-hpyan”，源自中文“诈骗”一词。

“他们最初承诺给我们的工作和我们被迫接受的工作完全不同。我们的工作根本不涉及网络游戏，而是被迫做网络欺诈。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亚洲女性的迷人形象吸引西方国家的个人。我们必须参与在线交流，包括进行露骨的对话。然后说服他们投资一个加密货币网站，这个网站完全是虚构的。钱一转过去，网站就被关闭了，”早早说。



从赛艾和早早工作过的勐波诈骗中心往出的风景

“我们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诈骗三个人，”赛艾解释道。

赛艾对欺骗无辜者感到很难过，但他还是忍受了这份工作，因为自己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他认为拿到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辞职。他们必须从中国时间上午 8 点工作到午夜。他们的工作时间受到严格监控，任何一天达不到指标，他们的工资就会被扣除。他们在大楼

二楼工作，那里还有 12 名年轻人参与诈骗，其中包括 3 名女性。该公司共雇用了 40 多名欺诈者，并由约 10 名中国员工监管。

据赛艾说，他们在第一个月最后一周通知老板打算离开公司后，公司改变了对待他们的方式。

“我们六个人加上已经在那里的三名女子，在（11 月）月底前一周表达了辞职意向后，公司改变了对待我们的方式。以前，休息期间，我们可以出去买零食。但自从我们通知公司想要辞职后，保安人员告诉我们，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我们不能离开公司。以前，没有完成诈骗目标只会被扣工资，但通知公司想辞职后，如果没有完成目标，就开始体罚。女员工要跪几个小时，而男员工则要提着一桶 5 升水跑步，”赛艾说。

执行体罚的是公司穿黑色制服会说中文的保安。在忍受了几天虐待后，11 月 28 日，九名受害者再次表达了退出公司的决定。对此，公司经理透露，他们是以每人 6000 元的价格买来的，要想离开，每人必须偿还公司 12000 元。之后，经理将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九名受害者加另一名青年，他说看到其他人被折磨的样子后想离开），并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在他们向经理解释需要联系家人安排缴纳赎金后，公司归还了其中一名妇女的手机。有了手机，大家开始联系家人，诉说他们的处境。此外，她们还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情况并寻求帮助。

第二天，公司经理和十名保安带着橡胶警棍进来，给他们戴上手铐并殴打他们 20 分钟，原因是他们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赛艾和早早看到保安掌掴一名反抗的女子，感到非常愤怒，并开始反抗保安。

这导致赛艾和早早受到更严重的报复。他们被殴打得更严重，并被关在大楼六楼的一间牢房里。



被关押在赛艾和早早曾工作过的诈骗中心的年轻人

“他们把我们俩从队伍中分开，带到顶楼关起来。房间里漆黑一片。他们六个人用橡胶棍打我。当早早反抗时，他们把他拖到厕所，脱掉他的上衣打他。然后打开马桶水管，将水管插入肛门。他们把我铐在床上，又把早早反铐在背后，把他扔在厕所。”赛艾回忆说。

随后的日，赛艾和早早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并要求他们交赎金。他们还遭受了进一步虐待，包括被迫一口气喝下两升水，被电击枪电击，被警棍殴打等。这些遭遇在他们与其他人分开后持续了一周。

与此同时，其中一名妇女的父母通过联系当地掸族民兵组织，向佤联军驻腊戍联络处报案。

12月24日上午，佤联军突袭了受害者被关押的地方。然而，经理及其员工已带着他们所有的设备逃走，因为他们得到了突袭消息。被拘留的十人被佤联军拘留，随后移交给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和缅甸警方的反人口贩运特别工作组一起来到邦康将他们接走。

早早回忆他们获释的经过：“我们于12月24日从大楼里获释。25日，我父亲来接我。我在被拘留之前就联系过他。我们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向家人求助，幸运的是，其中一人与当地的掸族民兵组织有联系，他们协助释放我们。我们每人向缅甸警方支付了30万缅甸币，向佤联军支付了2000元人民币，才得以获释。”

回家后，早早不得不在皎梅镇的一家私人诊所接受一周治疗，治疗他在磨难中受的伤。

赛艾和早早曾在勐波镇工作过的网络诈骗中心



媛媛

“我逃离了独裁统治的恐怖，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噩梦”。29岁的仰光居民媛媛说。

2021 年军事政变前，媛媛在仰光的一家政府医院担任护士。军事政变后，她积极参加了公民不服从运动。

2021 年整个二月，媛媛都在参加反对军事独裁的和平抗议活动。然而，在仰光发生针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枪击和镇压事件后，家人开始担心她的安全，并要求媛媛去掸北瑙秋（Nawng Khio）与祖母住。

到达瑙秋后，媛媛继续参与抵抗运动。她积极为参加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当地公务员筹集资金和支持。她还帮助年轻人参加武装革命。2021 年 5 月，军事委员会的警察到她祖母家搜捕她。幸运的是，她在搜捕前得到消息，逃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控制地区。

“从 2021 年 5 月到 10 月的这六个月，我一直待在一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地区。后来，那个地区的局势开始不稳定，我就搬到了 Ho Pong（掸邦南部）和我朋友住一起，”媛媛说。

媛媛逃亡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养活自己。起初，家人和男友还能养活她，但当她的男友于 2022 年 1 月加入武装抵抗组织后，她就必须找工作。

2022 年 9 月，她与一个在老街工作的熟人喃捞（Nang Lao）取得了联系。喃捞说可以帮她在佤邦的邦康找份护士工作，月薪二千元人民币。她说该地区对护士的需求很大，并表示如果有兴趣，可以为她联系相关的工作机会。

经过慎重考虑，媛媛决定去见喃捞并寻找工作机会。按照喃捞的指示，2022 年 10 月 9 日，媛媛经由南桑、库兰和勐蚌公路前往景栋，喃捞按计划在那里与她会面。他们一起乘车前往邦康。

2022 年 10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媛媛和喃捞到达邦康并入住了一家宾馆。喃捞将媛媛介绍给了缅甸华人听艾（Tin Aye）听艾告诉媛媛，她将为邦康一家公司的中国员工担任护士，月薪为2500元人民币，还有一名翻译协助交流。

11 月 3 日，同意工作邀请的媛媛被护送到邦康市场附近的一栋四层建筑。听艾将她介绍给另一名缅甸华裔阿威（Ah Wei），后者当时在该公司担任翻译，随后便离开。

阿威安排媛媛住在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媛媛当时并不知道喃捞以2000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听艾，听艾又以4000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公司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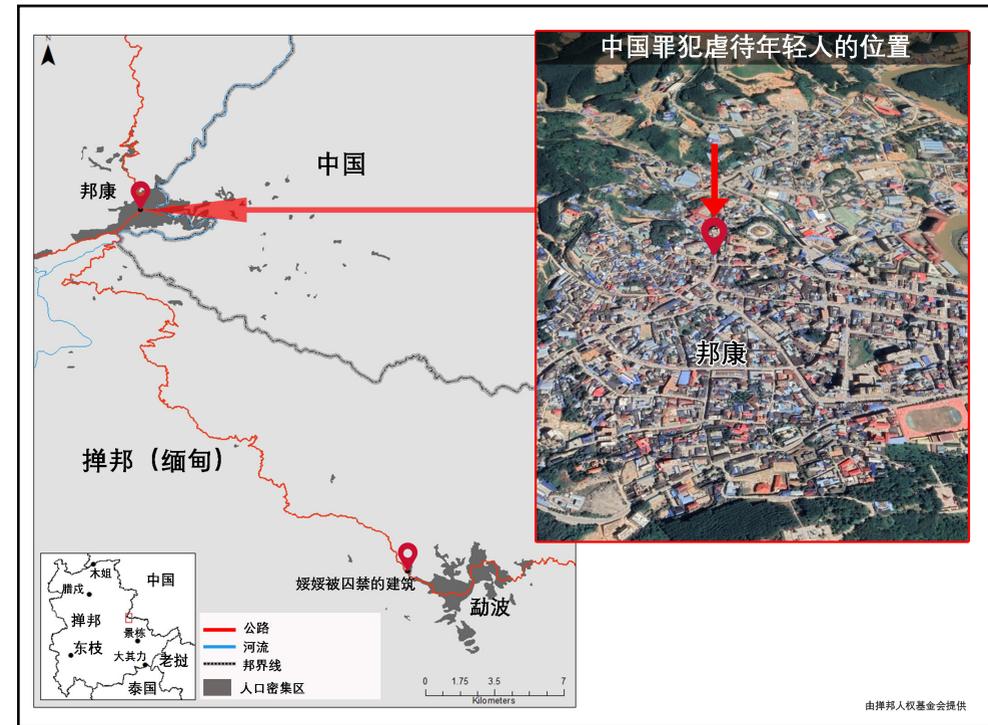
她很快发现自己被带去为在该公司工作的中国男子提供性服务，该公司为邦康的网络诈骗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翻译阿威和另一名中国男子进入了她的房间。

阿伟告诉她，如果她想出去，就需要支付 1 万元人民币赎金，既然已经被带到公司，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随后，阿威和另一名男子性侵了她。

“他们是两个人，我无法保护自己。我尝试用手边的东西和一切可用的手段反抗。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从那天晚上开始，每晚都成了难以忍受的噩梦。房间被反锁，我被困在里面。他们每天给我提供两顿饭，但夜里却不断有两个甚至四个男人对我进行性侵，”媛媛回忆道。

媛媛忍受了一周虐待后试图逃跑。当给她送饭的人到来时，她鼓起勇气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冲下楼去。然而，逃跑没有得逞，她被值班保安抓住，强行带回房间，并遭到电线和皮带的殴打。

这次未遂的逃跑行动后，媛媛不断恳求翻译阿威归还她手机，以便她能与家人联系。2022 年 12 月 19 日，她终于拿回手机，并立即给家人打电话。



她把自己处境告诉了大哥，大哥立即行动起来，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然后，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腊戍镇，向佤联军联络处寻求帮助。一名联络官向他保证，他们会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让他等一会儿。

就在媛媛大哥想办法营救她时，扣押她的公司正计划把她和另外三名被奴役的女子转移到另一个地方。2023 年 1 月 2 日，媛媛与另外三人被告知她们将被卖到勐波去做性工作者。

“他们拿着刀强迫我们上车。他们发现我们的信息已被泄露，决定送我们去勐波。上车前，我又试图逃跑。因此，他们用刀划破了我的胸部。我们分乘两辆车被送往勐波。同车的还有一名来自南散（Nam Hsan）的女子，我们都会说掸语，并用掸语讨论逃跑的可能性，”媛媛回忆说。

在去勐波的路上，我们停下来在餐馆用餐，媛媛和另一名妇女看到了逃跑的机会。她们要求去上厕所，然后设法溜走。抓她们的三人无法在拥挤的人群中追赶她们。

和我一起逃跑的同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因为欠了老板的债被贩卖。她身上带着一些人民币，还有些关系。我们设法逃出车辆后，在附近一家餐馆避难。她联系了一名认识的司机来接我们。同时，我联系了大哥，向他报告了最新情况。

当天下午两点，他们从勐波出发，晚上7点到达景栋。他们住进了景栋的一家旅社。第二天，媛媛大哥乘飞机来接她。她的家人鼓励她向军政权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并返回家乡，但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她决定在一名大其力朋友的帮助下非法越境进入泰国。

“一月份的最后一周，我和大哥来到泰国。大哥在湄赛为我租了一间房，然后就回去了。虽然，我自由了，但每想到另外两个女子被留在那里，我就感到深深的悲伤。我们一起无法全部逃脱。我现在虽然人身自由了，但精神上仍饱受折磨，那些经历给我造成了创伤。我需要心理咨询服务来帮我痊愈。但我没有灰心，也不会放弃。我将继续尽我所能，防止更多女性陷入与我相同的境遇。我将继续抵制把我们推入困境的军事独裁政权，”媛媛解释说。

在朋友的支持下，媛媛在泰国找到了一个照顾老人的工作。她目前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治愈她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森森

森森万万没想到，她所喜欢并相信可以养家糊口的高薪工作最终会夺走她心爱的妹妹努努的生命。

森森和努努的父母都是缅甸华人。2019年，年满18岁的森森在缅甸一所中文学校读完高中。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老街一家名为大英（Ta Ying）赌场的工作机会。

森森解释说，她一开始是一名荷官，帮助那些来到赌场赌博的人。2020年底，她晋升为出纳。她决定带妹妹努努一起工作。

“2020年12月，我把妹妹从家乡带了出来。这个职位的月薪约为200万缅币，我们的父母很支持她去，尤其是我们在老街有亲戚。”森森回忆道。



大英（Ta Ying）赌场的荷官培训

学过会计的努努在赌场的会计部找到工作。姐妹俩住在公司宿舍。整个2021年，尽管缅甸政局动荡，新冠疫情蔓延，姐妹俩仍坚持在赌场工作，从未间断过。

由于中缅之间的旅行限制，赌场已将业务转移到在线平台。森森的任务是将中文视频短片翻译成缅甸语，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以及发布广告，推广公司的赌博业务。

2021年11月的第一周，森森和努努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1月5日晚，该公司业务中方负责人山踢（音译Shan Ti）给努努打电话，指控她从公司账户盗取了6万元人民币。

努努强烈反驳了这一指控，称她并不是唯一有权访问该账户的人，还有其他人负责管理该账户。然而，经理和会计部的同事却站在老板一边，指责努努偷窃。并威胁称，如果努努不归还被盗的6万元，就将她交给果敢民兵。他们提供指控的证据。



福利来酒店

“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些钱是否真的存在账目不符，还是公司捏造。我妹妹偷钱的可能性很小。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在网上进行的。然而，没有一个经理或会计部的负责人支持她。相反，他们指责她偷窃并要求偿还，”森森解释道。

当晚，为了防止她们逃跑，森森和努努被强行带离宿舍，送到老街东北约八公里处的一栋五层楼房，这里靠近通往中国南山的主要边境口岸。该建筑由身穿果敢民兵制服的武装人员严密把守，被用作网络诈骗中心。

公司要求努努一周内还钱，并将姐妹俩关在同间房。第五天，老板给她打电话，让她陪人去老街福利来酒店。妞妞乖乖的离开了，走的时候还好好的，但回来，她明显受伤并泪流满面。

“那天，妹妹回来时，浑身是伤，哭个不停。她透露，她的老板和另外三名中国男子在酒店房间里性侵她。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还钱，就把她卖到佤邦的妓院。她勇敢地反抗强奸而受伤，”森森回忆道。

森森开始疯狂联系她的家人和叔叔寻求支持。但叔叔提醒她，该地区属于果敢边防军管辖，很难向当地政府投诉。父母和腊戍的家人向公司发出卖掉在腊戍的房子，并支付一半赎金来营救妹妹。

努努因性侵而悲痛欲绝。她每天都哭，不肯吃饭。她一直告诉森森不要让家人为她担心，森森也同意了，但她没想到过妹妹会采取如此可怕的举动。

被拘留的第八天，森森在浴室时被窗外传来的巨响吓了一跳。她惊恐地发现努努从四楼的房间跳下去。森森大声呼救并要求保安开门。她急忙下楼，但努努的头撞到了水泥路面上，重伤身亡。

当晚，公司人员赶到现场，将努努的尸体运走并火化。森森受到武装人员的威胁，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她自杀的消息。

森森回忆说：“我几乎失去了理智。妹妹的生命被我共事的老板夺走了，我连她的尸体都拿不回来。他们警告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

何人，并让我立即回家。他们还威胁要抓我住在老街的叔叔。第二天，我只能收好行李回家。”

森森回到腊戍并向同伴讲述了这个可怕的故事后，她父亲的健康状况恶化，卧床不起。她想报警，讨回公道，但她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证据，家人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打官司。持续的政治动荡，果敢当局与她前雇主之间的勾结，使她不敢采取行动。

森森说：“我很担心叔叔，他还在老街。我父亲的身体也不好。由于没有证据，我无能为力。即使我告诉别人，他们也会认为我在撒谎。所以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不敢告诉任何人。”

森森现在决定分享她的故事，因为她想让其他年轻人经历妹妹遭遇，并希望提醒年轻人注意在边境地区找工作的风险。



结论

本报告中令人痛心的证词只是掸邦东北部果敢和佤族地区犯罪团伙广泛虐待来自缅甸和其他国家无数受害者的一个缩影。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这些经历，提醒缅甸青年注意到这些地区工作的风险，保护自己，避免被贩卖和虐待。

此外，我们希望有关当局打击境内活动的犯罪团伙，追究他们奴役受害者和实虐行为的责任。

因此，掸邦人权基金会呼吁：

- 我们敦促果敢自治区和佤联军控制的掸邦东北地区的政府停止勾结和保护在其境内活动的中国犯罪团伙
-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追究参与果敢和佤邦地区犯罪活动的中国公民的责任。
- 我们敦促越南政府（其国有企业 Viettel 是 Mytel 的合作伙伴）调查在掸邦东北地区利用 Mytel 网络进行网络犯罪的情况。



掸邦人权基金会

Website: shanhumanrights.org

